

会得多和有得找

周克希

《译边草》是翻译家周克希先生早年在《夜光杯》上开设的专栏，主要是“以漫想和随笔的形式记下的翻译感想”。十年后，他又新开《闲读抄》，记录日常翻书所得，亦当是读者之幸。

——编者

《旧京伶界漫谈》是本挺好看的书，外行如我也能看得津津有味。书中有一段专谈京剧“场面”中的胡琴。伶界的规矩是，凡前面几出戏中用过的腔儿和曲牌，后面的不能再用。所以排序靠后者没点儿真能耐是承受不下来的，最起码要会得多才行。肚子里够宽绰，经验和技术水平都够格了，才能拉“后半工”（最后三出戏）。这样的“后半工”胡琴，多为大角儿专用，称为“角儿胡琴”。

黄永玉先生提到过，荣宝斋请齐

白石写“发展民族传统”六个大字的匾幅，老人想了几天，让人找来《天发神谶碑》的拓片，他想看看那上面的“发”字。写好以后，挂在了荣宝斋老屋的过厅门额上。“字是随意体，写得雄厚滋润之极，看得出其中的‘发’字受到《天发神谶碑》中‘发’字的鼓舞，乘搭过气势，倒看不出其中任何一笔的模拟。”齐白石不可能把碑帖上的字都记得那么清楚，这毕竟与京剧的腔儿、曲牌有所不同。但是他知道有东西——尽管它眼下不在手边——可以用，只待去找就是。

有得找和没得找，是不一样的。

## 相见欢·唐三彩

朱勤皓

素色装点乾坤，  
阴阳路，  
留下时光念忆前生。  
贵霜国，波斯猫，粟特人，  
风雨兼程奔波到今辰。



## 备忘录

陈大新

过目不忘的人，据说是有的，但这记忆，怕也多是暂时的。概因人总要接受新的事物，对旧有的东西就难免有所删除，即使能留些残余，时间久了终于模糊。鲁迅在《娜拉走后怎样》一文中说：“人们因为能忘却，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，也因为能忘却，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。”不愉快的事忘掉也好，常言道时间可以抚平创伤，可是从中得到的经验和教训，却不应忘记。若不留意于此，则有被同一块石头绊倒的可能。或者吃了前人的苦，又让后人尝自己造成的苦，用鲁迅的话说就是“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，仍然虐待儿媳”。因此，鲁迅建议，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，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，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。这notebook也就是所谓的“备忘录”。鲁迅有记日记的习惯，也是为了备忘。

有了备忘录，人类的文明才可能发展进步，严格地说起来，儒家的经典《论语》也就是一本备忘录。孔子的学生夏曾言：“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，可谓好学也已矣。”明代的顾炎武将自己积累了三十年的备忘录，取名《日知录》。把所思所得及时记下来，很有必要。法国的科学家，一代哲人布莱兹·帕



界名著……我们戏称他们是“书展二代”。哪怕买书这个举动可以在家家户户的手机上完成，但对我的朋友们来说，在汪洋书海里偶遇某本书是种复古体验，冲动买书是健全的消费方式。

我的小学同学和我进了同一所中学，然后是同一所大学。他有一对龙凤胎。

我眼看着他在朋友圈里科学育娃，唐诗配足球，自然配画画，孩子们茁壮成长。这几年，每年书展都是他们家的亲子活动项目。去年，他儿子动用自己的零花钱，给他买了一本《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》。二代开始反向教育一代了，真好！今年，他带孩子们来听我和另一位译者的新书分享会，孩子们第一次知道：世界上有个红头发的老奶奶拍了五十多年的电影，她叫瓦尔达。



海边石头 (纸本设色) 张雷平

“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。”借赏荷去到铜罗，约上老周、老姚去老歪面馆吃面。

鳝片面是吴江朋友介绍的。他说那鳝鱼是野黄鳝，肉质紧实，一片片实实在在地躺在面条上，一点也不小气。朋友还说面馆老板根菜是个奇人，会唱戏，最擅长的还是京剧，做过屠夫，店里自此不卖跟猪肉有关的面，还会讲故事，坐在那里就是一本书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。似乎一个人让一碗面更具意思。

顺着迎春路一路往南开，到底，看到一块红底黄

字的门头就到了。玻璃门，木质长桌对称地摆着，价格表挂在墙壁上。不一样的，墙壁上还挂着一块寻味

天下餐饮文化研究院授予老歪特色面馆的“舌尖上的餐厅”的牌匾。铜罗因靠近浙江，河对面就是嘉兴的秀洲区，口味也就不再那么苏式。浇头喜欢热浇，新鲜炒好，直接倒入面碗。浇头和面混合双打，情投意合两情相悦。

老歪围着长围裙，笑着迎来：来啦。正是午饭时间，吃面的人不多。里间开着空调，一个常来吃面的男人正在稀里哗啦地吃面，吃了一头的汗。蓝花大瓷碗，浓香扑鼻，面条永远捞不完似的。

乘老歪进厨房下面间，老周跟老姚去熟菜店买了酱鸭，豆腐干、海苔丝和凉拌猪耳朵回来。还从车里拎了两瓶黄酒——胭脂红的瓷瓶，像屋角盛开的凤仙花。

门嘎吱响起，老歪端来小爆鱼、酱黄瓜、腌木瓜丝给我们下面。并帮着将菜碟一个个摆好，形成一个圆，数一数，正好八个小碟。“8——发，好。”老周开心道。小镇人喜欢讲究个吉祥，讨个好口彩。

老周为人敦厚朴实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。几乎每天都会喝上一两杯自酿黄酒。酒乡长大的人，对酒的爱是热烈的，但也心怀崇敬，深知适可而止。老姚偏瘦，戴着近视眼镜，博古论今派，说起小镇的历史如滔滔河水，蜿蜒不绝。他刚写好一篇有关唐寅的文化散文，读之敬佩不已。酒其实是形式，有一杯放在面前，氛围就好，谈兴正浓间，不用讲究礼

数放低杯子怎么去敬，而是会在心有灵犀中举杯在空中停顿一下，然后非常有分寸地呷一口。再意味深长地咂巴一下，跟品茗一样，品的是酒，也是人生故事。

窗外，一幢红屋顶的美式小楼映入眼帘，话题跳跃而去，老周告诉说，这幢楼建造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放到今天也不过时。坡屋顶、大面积的玻璃窗，红色琉璃瓦，可见铜罗人

1号的主人，是旧上海三大亨之首黄金荣。钩培里这一带，是现在的上海广场。

同一个思路，换一个方向，从霞飞路5号向北走，两百多米三五分钟，就到了上海音乐厅的草坪。这里原来有条路，宁海西路，曾经有另两位旧上海大亨杜月笙和张啸林的行宫。

“霞飞路5号”是编剧虚构的，但是上海滩三大亨，就生活在这个区域。《上海滩》是假借了霞飞路5号，而虚掩了三个大亨的门户。三个大亨的居所，当然是大户人家的气派，但是霞飞路5号未必是。

现在的柳林大厦，是原来卢湾区之最东端，过了西藏南路，就是黄浦区了。

两区区界年代的西藏南路，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地

标——西藏南路公共厕所。直至有柳林大厦之前，它就隐藏在西藏南路的绿化带里，还是法租界时代的遗留。进这厕所的，不仅有过路人，更多的是附近居民。这一片老房子，没煤气，没有抽水马桶。顺便也可以推测而知，许文强假如住在霞飞路5号，他也是去过这个厕所的。

许文强年代，此段霞飞路马路两边，有多家西装店和算命店，因为靠近坟墓地，还有香烛店，冥器店……没有饭店，食品店。如果许文强真是住在霞飞路5号，应该是住在霞飞路1号球兴织造厂隔壁的弄堂里。虽然披着“霞飞路”的风衣，不很像是“有钱人住的地方”。霞飞路上，越向西越有好房子，也越有钱。

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这段淮海中路上开了不少新店，比如康福羊毛衫厂门市部。砖木结构沿马路二楼住家，推开窗晾衣服，水滴滴答答落到了买羊毛衫人头上。

1996年，柳林大厦造好了，被称为淮海中路的龙头。它以柳林路命名，柳林路则是以1980年开设的“柳林路小商品市场”闻名。

柳林大厦建成后，普安路以东的淮海中路，新楼宇相继伫立。它们是：力宝广场、上海广场、金钟大厦、大上海时代广场、兰生大厦。除了嵩山消防中队和淮海公园，所有的旧建筑旧弄堂以及一百多年的过往，都留在了20世纪的记忆里。

就像许文强住过的霞飞路5号，留在了《上海滩》里一样。



活得以百分百的热情进入到内核里呀，感受着热辣滚烫，经得起捶打，吃得起苦，从不退缩，勇往直前，门口种上几株花，日子就永远是风和日丽的。

老歪虽然已六十有五，但精神状态极好，一对眼睛晶晶亮，脸上总是乐观地笑着。商店之所以叫老歪，是因为他看出面条直不起来，总是弯的，而吴语“弯”同“歪”……而他也被人叫成了老歪。忙好，他坐在边上跟我们讲话，自然也就谈到他不做猪肉面，的确跟曾经是屠夫的经历有关，杀生太多了……说到这里，我也终究没有开口请他唱京剧的要求，在他的悲悯情怀下，实在不好开口。

有机会再来听吧……我知道，在江南小镇里，总有一个高手在民间，他们是吹笛子的男人，是唱戏的男人，叫老歪，或者是另一个普通的名字，每一个人都活成一首诗歌。抒情、富有哲理，弹拨着小镇的清晨与黄昏，小镇的河水与人心。不求功名利禄，只为喜欢。

## 书展二代

于是

快。有的书经过时间考验，老而弥坚，俗称经典；有的书如一叶小舟，在汪洋中看似倾覆不再，但时不时会被人想起，随波再现；还有的书拥有漫长的成熟期，要等很久很久，才能等到懂它的人……书的生老病死和人酷似，一代又一代，成为个体生命和世界全貌的结晶体。我们从小到大都不曾离开过书籍，实际上，书籍也越来越需要我们，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接手，需要作

者和读者的融合。

当同学聚会开始讨论老花眼镜的时候，电子书、有声书的存在感也前所未有地增强了，书展一代用户都会发现，二代们会自动跑向多媒体区，并因此思忖书籍的未来。书展现场直播间的规模也在年复一年地增加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已从年轻人变成了中年人，成了代际间的桥梁，成了知识体系间的中转站，或许，还从文化的消费者变成了制造者，从书籍的拥有者变成了传承者。甚至，还应该成为未来书籍的开发者，书籍市场新形式的创造者……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担当书籍内涵思想的传递者，否则，我们教给二代的只能是消费这个动作了。

## 十日谈

明起刊登  
一组《签名本的故事》，责编郭影。  
我和上海书展  
责任编辑：郭影